

一、“中兴第一名臣”曾国藩

三湘大地 青山绿水 风景壮丽。1811年11月26日湘乡县城南120里外的一个名叫白杨坪的山村中，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后来名声赫赫的曾国藩。

曾家世代务家 田产颇丰 却没有一人走上读书作官的道路。曾国藩不负家人期望，1838年金榜题名 入选翰林院。倭仁、唐鉴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大师，曾国藩常常前往请教，关系密切。在他们影响下 曾国藩每天诵读诗词古文 钻研理学 探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1847年，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 时年37岁。他不无得意地说：“湖南像我这样的 本朝还没一人。”之后 升授礼部右侍郎 还兼署过工、刑、吏、兵部侍郎。

正当曾国藩过着安稳的京官生活时，1851年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他的政治生涯发生了重大转折。次年，刚巧曾母去世，曾国藩回籍丁忧。途经武汉，得知长沙被围，急忙绕道回家。湘乡正谣言四起，人心惶惶，乡绅纷纷席卷家财出逃。曾国藩见此情景，心感不妙。他深知如此一来，将有更多农民起来造反 局势愈发难以控制。赶紧撰写《保民平安歌》 广为张贴 呼吁乡绅们 一家有事闻 家家向前作救兵。你救我来我救你”团结起来抵抗太平军。这时 咸丰皇帝颁下圣旨 命令在籍官绅组织地方武装，进行自卫。曾国藩以罗泽南训练的“湘勇”为骨干 亲自招募扩展 统一编练 创建湘军。

曾国藩熟习兵书 通晓战阵 深知清军弊端 所以组建湘

军时，制订了一整套制度。确定以营为单位的编制，每营 360 人，由营官自己招募士兵。营分 4 哨 哨分 8 队 每队 10~12 人 几个营设一统领。水师每营 388 人 分船长、炮手、篙手、舵手、桨手。曾国藩对湘军施行思想教育 灌输忠君卫道之说。他编写一些明白易懂、琅琅上口的歌谣、营规，让兵勇传唱。如“三军个个仔细听 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要端详 第二打仗要细思……第七不可抢贼赃。”湘军将领由曾国藩亲自挑选 大都是至亲好友 门生故吏。通过宗法关系和传统纲常伦理 曾国藩把湘军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开启了近代军阀的先河。他的这套治军“法宝”后来被李鸿章、袁世凯所继承。

在曾国藩训练湘军期间 太平军以排山倒海之势 长驱东进 1853 年 3 月攻克南京 改名天京 定为天国首都。不久 派遣两支大军 分别举行北伐和西征。西征军溯江而上 前锋直指武昌 并进军鄂北 南下湖南。两湖境内 除湘军外 清廷已无兵可调。咸丰帝惊慌万分，一道道圣旨接踵而至。曾国藩眼看太平军打进家门 决定率军出征。帅旗未动 先发檄文。曾国藩把镇压起义和保卫孔孟儒教联系起来，攻击信奉上帝教的太平天国不仅要推翻清朝政权，还要荡毁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 鼓动凡是读书识字的人都起来保清保教。这就是有名的《讨粤匪檄》。曾国藩制定出兵战略 先取武汉 控制长江上游 稳固后方 然后顺流东下 入江西 占九江 攻安庆 最后围攻天京。后来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基本上依循了这些步骤。

曾国藩满心希望初战告捷 不料刚一出兵 就遭败绩。湘军和太平军在岳州开仗，一触即溃。曾国藩亲率水师攻打靖港。士兵无心恋战 纷纷溃逃。曾国藩见状 在岸边树起令旗，

上写“过旗者斩”自己手执利剑督阵。但湘军兵败如山倒 哪里肯听，绕过令旗狂奔。曾国藩不想自己训练的军队竟是如此 回去免不了遭人讥讽 又羞又愤 决定一死了之。幕僚陈士杰、李元度见曾国藩支开随从 神情怪异 忙命人尾随其后。曾国藩乘船行驶一段路后 跳水自杀。幸亏抢救及时 才免一死，被幕僚劝回大营。靖港一战。湘军水师几乎覆灭。曾国藩返回长沙，重整旗鼓，准备再战，不久就攻陷岳州。1854年10月，又一举攻取武汉。

捷报传到北京 咸丰皇帝愁容顿展 眉飞色舞。他想不到一支地方武装竟能打败太平军，夺取武汉这个军政要地。立刻任命曾国藩为署理湖北巡抚，并对大臣说：“想不到曾国藩一个书生，还能建立如此奇功。”不料军机大臣祁寯藻在一旁提醒道：“曾国藩是在乡的侍郎 犹如匹夫。举臂一呼 竟有万余人跟从 恐怕不是国家的福份。”咸丰听罢 脸色突变 想到曾国藩手握重兵，一旦给予地方督抚实权，将来恐怕难以驾驭。于是改变主意，收回成命。曾国藩察觉朝廷对他的猜忌，不由心怀警惧。

曾国藩占领武汉 率军东下 进逼九江。面对这一局势 太平天国派石达开领大军增援。在江西湖口，诱敌深入鄱阳湖，然后堵截湖口，纵火焚烧江上湘军大型战船。湘军水师大乱，纷纷乱窜 大小船只损失无数。曾国藩望着惨景 痛心疾首 气急之下 再次投水自杀 被随从救起 退守南昌。武汉被太平军收复。1856年 太平天国发生内讧 元气大伤。曾国藩乘机反攻 取得重大胜利。

但曾国藩的政治处境却并不如意。咸丰对他存有戒心 没有授予实权。曾国藩以兵部侍郎的职衔带兵出省作战，既无政

权 又无财权 处处受到地方督抚的刁难、牵制与排挤。1857年3月 曾国藩接到父亲去世的噩耗 不经朝廷允许 就回乡奔丧。三月假满 曾国藩采取以退为进的办 法 奏请在家守制三年，以此向朝廷要求实权。但咸丰帝看到太平天国已趋衰落 估计不用曾国藩也能打败太平军。于是顺水推舟 答应他的请求。曾国藩真是有苦难言 在家沉痛反省官场中到处碰壁的原因 对自己的为人处世深有悔悟。自此 曾国藩处世作风为之一变 日趋圆滑世故 处处小心 事事谨慎。

1858年4月 太平军进攻浙江。咸丰苦于无兵可派 湘军又只听曾国藩一人号令 迫不得已只好同意重新起用。曾国藩接旨后 立即出山。到1860年 太平军击溃了围困天京的清军江南、江北大营 朝廷军队已无力抵抗。咸丰皇帝只能依靠湘军 无奈之下 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 督办江南军务。曾国藩如愿以偿，一扫往日郁闷心情。1861年，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展开决战 经过激烈战斗 攻陷安庆。安庆沦丧 天京失去屏障 湘军展开全面进攻。就在此时 咸丰病死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 夺取最高统治权。为笼络曾国藩 慈禧授命他统辖苏、皖、赣、浙四省军务，节制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曾国藩手握大权，加快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进程。他派兵三路 李鸿章率淮军从上海进攻苏南，左宗棠领兵攻打浙江，曾国荃率主力围攻天京。1864年7月19日 天京陷落 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忠王李秀成被俘 遭曾国藩杀害。

天京城内硝烟未散 清政府就大封“功臣”。曾国藩“居功至伟”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 赏加太子太保衔 授一等侯爵，世代相袭。但他深知功高震主的道理，自己拥有30万湘军，对清廷无疑是巨大威胁。事实上朝廷也正在分化他的势

力迅速提拔和扶植他的部下。曾国藩寝食难安，彻夜不眠，反复思虑，最后决定裁撤湘军 4 万人。同时，为取得江南士人支持，攻克天京不久，就举行乡试，一次取士 273 名。通过这一系列措施，曾国藩完成了政治上的退却，缓解了与朝廷的紧张关系，韬光养晦，险渡难关，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870 年初，曾国藩奉命进京，文武百官争相观睹“中兴名臣”的风采。慈禧太后先后四次召见，以示恩宠。同治帝在乾清宫大宴群臣，曾国藩位列汉族大臣之首，享受到生平最高荣誉，顿感宠耀无比。古训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像曾国藩这样的人，在历史上并不多见。

如果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挽救了大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那么他开启洋务先声，则是企图从根本上挽救王朝衰败的命运。早在 1861 年，曾国藩创办了洋务运动的第一个军事工业——安庆内军械所。他曾派容闳赴美购买机器。1868 年，江南制造总局造成第一艘轮船——“恬志”号。曾国藩亲自参加试航，称许此船坚实灵便，可以远涉重洋。后来他与李鸿章联合奏请派遣学生出洋留学，促成了一批幼童留学美国。

然而曾国藩看到，整个清王朝正日趋腐败。太平天国的烈火刚刚扑灭，捻军起义又声势高涨。清军“剿捻”统帅僧格林沁也丧命于捻军长矛之下。清廷无人可用，只得请曾国藩出马。1865 年，曾国藩出兵。他采取“以静制动”战术，布防重兵，实行坚壁清野，试图围困捻军。但捻军灵活机动，东突西击，冲破重重防线而去。曾国藩无功而返。清政府改调李鸿章领兵。1868 年 8 月捻兵起义被镇压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他认为朝廷将其调离两江，只是明升暗降的权宜之计，意在削弱自己的势力，因而一度陷入悲伤、苦恼之中，甚至想辞职告退。在

幕僚赵烈文劝慰下，才勉强北上。曾国藩满心希望消灭农民起义后能出现一个太平盛世，但到处只见一片败落景象。在他看来最失望的是慈禧、奕訢、文祥、倭仁等清政府核心人物中，竟没有一人足以力挽狂澜，复兴大清。曾国藩重振大清的幻想最终破灭。正在他深感无望之际，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发生了。

1870年6月，天津的法国天主教育婴堂突然死去三四十名婴儿。19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人拐骗幼童，被当场捉拿送官供称受教民王三指使。当时外国人已在天津划定租界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官员不能治罪。教民虽是中国人，但也受外国传教士庇护，官府不敢轻易过问。拐骗幼童的消息传出，大街小巷，议论纷纷，甚至谣传教堂骗来幼童后，取脑挖眼剖心，用来配药，一时群情激愤。迫于压力，天津官员赶紧押解武兰珍到天主堂查验。围观群众同教堂人员发生口角，引起双方斗殴。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弹压，崇厚不理。丰大业亲自前往衙门质询，并向崇厚开枪。这时，衙门前已聚集了大量群众。丰大业不听劝告，怒气冲冲奔出门，向天津知县刘杰开枪，击伤他的随从。群众忍无可忍，当场打死丰大业。然后焚毁法国天主堂、育婴堂、法国洋行和领事馆，同时又拆毁英国教堂4所、美国教堂2所，打死24名外国人。

事发后，英、法、美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向天津海面调集军舰，以示威胁。清政府见事态严重，忙命曾国藩前往查办。曾国藩深知清廷无力抵抗列强，惟有委曲求全，才能保持和局。为了凑足案犯人数，曾国藩扩大缉捕范围，最后判处死刑20名，充军20名，赔款50万两，并派崇厚赴法国道歉，了结此案。但在案审过程中，曾国藩也拒绝了洋人参加审判、处死

中国官员等无理要求。

天津教案尚未告结，社会舆论就对曾国藩大加抨击。一时“汉奸”“卖国贼”之声不绝于耳。曾国藩名望一落千丈，简直成了过街老鼠、民族罪人，千夫所指，举国欲杀。正好这时发生了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事件，清政府为缓和矛盾，遂将曾国藩调回两江原任。重病缠身的曾国藩回到江苏，心情郁郁寡欢，晚年寂寞凄凉。1872年3月10日，正在花园散步，忽然呼叫脚麻，回到书房，端坐而逝。终年62岁。

二、沦为死囚的顾命大臣肃顺

1850年，道光皇帝驾崩，咸丰继位。年青的咸丰不满腐败的朝政，急欲改变这种萎靡不振的局面。他重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等一批亲信官员，其中最宠幸的就是肃顺。肃顺（1816—1861）宗室出身，是端华的异母兄弟。他机敏多谋，常常在咸丰面前纵论天下，颇受赏识。短短几年中，肃顺连续越级升迁。1858年，先后擢为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权重一时，成为清廷中枢的核心人物。

肃顺当政之初，正值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面对这种形势，肃顺认为，满族权贵庸碌无为，糊涂不通，不能为国出力，只好伸手要钱，而昔日强劲的八旗兵早已丧失战斗力，根本无法镇压农民起义。他敏锐地意识到，惟有起用汉族官僚，组建地方武装，才能挽救统治危机。肃顺虚心听取郭嵩焘、王闿运等汉族文人的建议，主张重用曾国藩、左宗棠等。这在当时无疑是异乎寻常之举，因为清朝统治者历来强调满汉畛域，提防重用

汉人，尤其是手握重兵的汉族官僚。但在肃顺的极力陈说下，咸丰帝的决策渐渐发生变化。1858年湖广总督官文为了削弱湘军势力指使人弹劾左宗棠罪当斩首。肃顺获悉密嘱心腹幕僚向外透露消息，并授意郭嵩焘上奏，替左宗棠开脱罪名。咸丰帝看到郭的奏折时肃顺又伺机进言左宗棠人才难得应当珍惜。咸丰依言而行，草草了结此案。左宗棠总算躲过一次杀身之祸。曾国藩创建湘军时肃顺也表示支持。他的主张遭到军机大臣祁寯藻的反对。祁曾提醒不能重用曾国藩，所以咸丰帝心存戒意，一度未授予地方督抚实权。但随着形势变化，肃顺的意见占据了上风。1860年太平军攻打浙江东南局势危急。咸丰听从肃顺建议，破格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曾国藩获取实权后，加紧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进程。

在重用汉人的同时，肃顺锐意整饬吏治，力挽衰败之风。他主办的“戊午科场案”和“户部钞票舞弊案”引起了全国震动。1858年是旧历戊午年。素有德望的大学士柏葭主持顺天乡试。科场内外循情舞弊，贿赂公行，柏葭的家人更是仗势胡为。按清律柏葭罪在“失察”应予革职。咸丰帝也有意宽恕。但肃顺认为朝廷选拔士人事关重大，岂能敷衍了事，坚决主张处死柏葭。咸丰顺从其意，将柏葭斩决。一批官员受到株连，或处死，或革职，或流放。这就是“戊午科场案”。次年又发生了“户部钞票舞弊案”。原来清政府由于镇压农民起义，军费开支大增，财政入不敷出。肃顺等人为筹措军费，提出设立“宝钞处”、“官钱总局”，大量印行钞票，铸行大钱。又开设“乾”字、“宇”字官方钱号，招聘商人办理出纳。由于宝钞、大钱没有信用，急遽贬值。清政府采取措施，强制人们兑换。工商业者受到严重损害，纷纷罢市，以示抗议。恰在此时，肃顺发现“宇”字

五号的帐目总数与票数不符，决定穷究严查。并借此掀起大狱，私设公堂，刑讯员吏。数十名官吏、几十个商人被抄查家产，甚至连恭亲王奕訢的家人也涉嫌有染，成了怀疑对象。株连者波及数百人，其中有人入狱时间长达两三年。一时，刑部南北两监房人满为患。

肃顺试图借助严厉惩治手段，革除弊端，稳定统治秩序，但往往操之过急 量刑无度 结果适得其反。“科场”“钞票”两案 打击面过于宽泛 搞得人心惶惶 怨声载道。同时 肃顺等人为了筹集军费，还采取措施，削减八旗兵俸饷，这又直接触犯了满族人的切身利益，以致满人对他恨之入骨。而且肃顺为人刚愎多疑，在咸丰帝的一味宠信下，日益骄横独断。他的所作所为 掺杂着排斥异己的意图。柏葭、耆英、翁心存、祁寯藻等朝廷大员 在他在攻击下 或正法 或自裁 或革职 在位的军机大臣、大学士也惴惴不安，拱手听命。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 咸丰帝在肃顺等人影响下 时而主战 时而主和 遭到军事和外交上的双重惨败。僧格林沁、胜保等前方将领对肃顺极为不满。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帝仓皇出逃。一时，朝廷内外浮议沸腾，将一切过失都归咎于肃顺的刚愎自用，大有非杀肃顺不可之势。这样，反对肃顺的人越来越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益加深，危机潜伏。1861年8月 咸丰帝在热河病死 最高权力的归属成为各种政治势力关注的焦点，斗争趋于公开化、白热化。

咸丰临终前曾留下诏书，立年幼的载淳为皇太子，委派载垣、端华、肃顺、景寿、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载垣、端华庸碌无能 匡、焦两人为肃顺亲信 顾命八大臣以肃顺为核心，实际执掌最高权力。而皇弟奕訢等近支亲王却被排

斥在外 自然心有不甘。慈安、慈禧两太后也不愿大权旁落。尤其是慈禧此人，权力欲极强，岂肯甘心听任肃顺等人摆布。两宫太后迅速召见醇郡王奕譞，商量如何铲除肃顺等人。奕譞声称，此事非恭亲王参预不可。于是受命赴北京与奕訢秘密相商一切。9月5日奕訢以奔丧为名 赶赴热河。当天 两宫太后坚持召见奕訢，遭到顾命大臣极力阻挠。奕訢神色坦然，请端华一起入宫晋见。端华不敢答应，示意肃顺表态。肃顺尴尬地推托道：“你与两宫太后以叔嫂相称 何须我辈相陪。”奕訢一人进宫，与慈禧秘密确定了政变计划：由奕訢先行一步，回到北京进行布置，等到咸丰帝灵柩运回京城，发动突然袭击，一举翦灭顾命大臣。

9月14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奏，请皇太后垂帘听政，另派亲王辅政。次日，两宫太后召集顾命大臣商议此事，双方发生激烈争议。肃顺等叫嚷，他们不能听命于太后，请她们看奏折 也属多余之事。慈禧听罢 气得双手发抖 但时机未到 只得忍气吞声。肃顺低估慈禧 认为大局已定 所以未予防范。而与此同时，慈禧却在加紧政变准备，密令奕譞拟定了垂帘听政的谕旨。10月26日，咸丰帝灵柩由热河启运北京。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先行出发，载垣等人随同。肃顺则亲自护送灵柩，缓缓行进。11月1日 慈安、慈禧抵达京师。翌日召见奕訢等王大臣，下令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官爵 敕令景寿等顾命五大臣退出军机，交内阁议定罪名。载垣等束手就擒。此时，肃顺正护送灵柩行至京郊的密云。奕譞、仁寿奉命前往 逮捕肃顺。肃顺毫无防备，无力抵抗，被押送回京。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辛酉政变”又称“北京政变”。

11月8日 两宫皇太后颁发上谕 宣布顾命八大臣的“罪

状”赐令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押赴菜市口斩首。肃顺昔日的冤家听到消息，无不交口称快，纷纷驾车载酒，早早前往刑场观睹。肃顺身体肥胖，面色白皙，身穿白袍白靴，显得格外醒目。囚车穿过大街，儿童一边欢呼，肃顺也有如此下场”，一边拾起瓦砾泥土向他投去。顷刻间，肃顺面目模糊，不可辨认。行刑时，肃顺肆口大骂，不肯下跪。刽子手抡起大铁柄，迫使其跪地就范。

辛酉政变后，慈禧以太后名义临朝听政，从此开始了她长达近 50 年的专制独裁统治。

三、忠勤国革的懋族大臣文祥

1853 年 5 月，太平军出理由北伐，一路上势如破竹，进展迅速，不久便攻至直隶，突破百万海军防线，继续乘胜北上，连连攻城略地，威逼清王朝的心脏地带，消息传到北京，全城震动，许多官绅纷纷出逃。可是有位满族青年官员，却从容镇定，照旧供职。许多人极力劝他出走躲避，他以官位低微，义不容逃婉拒，并且人署办公更为勤快。

他不是别人，乃是工部主事文祥。不久，他升任工部员外郎，并有幸随同工部尚书全庆赴天津验收海运。这是个既可以捞油水，又可以扬声名的肥差。许多人垂涎三尺，却求之不得。文祥清廉鲠直，一心效力朝廷，他不仅不收受地方馈赠的礼物和酬金，还带病勉力当差，出色完成任务。这种作风，颇受全庆赏识。文祥提升为工部郎中。随即，又成功地襄办孝静成皇后丧仪，被赏戴三品顶戴，得到咸丰帝的召见。从这以后，文祥青

云直上 频频升迁 经受了全面的历练和多方的考验 终于在 1859 年被命为军机大臣 跻身枢要 成为清统治集团中一名不可多得的重要人物。

文祥 (1818—1876) 字博川 号文山 瓜尔佳氏 满洲正红旗人。父亲是辽阳州笔政 薪俸微薄 但他还是节衣缩食 聘请塾师 教授文祥。文祥知道自己读书不易 因此特别用功。他昼夜苦读 从而深谙儒家学说 成就厚实的中学功底 这对他一生的从政生涯影响极大。被朝廷重用后 文祥施展自己的才能 竭力为朝廷效劳 希望清王朝能够稳固强盛 恢复天朝大国的昔日光辉。

文祥步入政坛时，正值清王朝处于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入侵的双重威胁中。新任伊始 他主张‘安内’与‘攘外’并举，一方面力主痛剿太平军 另一方面呼吁抵抗外来侵略 显然，这只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1860 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咸丰帝准备逃往热河。文祥努力劝谏 认为皇帝一走 群龙无首 定会动摇军心 瓦解斗志 从而重蹈历史上澶渊之盟的覆辙。因此 他请求咸丰帝身体力行 留守京师 以激励军民 众志成城 誓死抗击外敌。然而 咸丰帝并未采纳其议 于 9 月 22 日仓皇逃难热河 命文祥担任步军统领 留守京城 随同恭亲王奕訢 与英法议和。当时的奕訢 以恭亲王之位 不能也不允许降尊屈驾与联军代表商讨和谈事宜。毫无疑问 这种差使便落在文祥头上。文祥出入敌营 不亢不卑 时则侃侃而谈 时则据理力争 时则反复申辩 令对方大伤脑筋 不敢小觑。后来，文祥主持总理衙门期间，对洋人也毫不客气，事事敢于抗争，令一些外国驻京大使很是苦恼。他们向李鸿章抱怨说 他们受尽文中堂 即文祥 折磨 呕气已多。可见 文祥是个颇具民族

气节的政治家。

北京和谈结束后，文祥通过亲身的观察与体验，认识到外人对我并无领土野心，若能以诚信对待他们，就不难和他们和平共处。他改变了先前那种“安内”、“攘外”并举的想法，认为迅速剿办太平军、捻军起义才是当务之急。1861年初，他与奕訢、桂良联名疏上《统筹全局折》，指出当前俄国仅是肘腋之忧，英国只是肢体之患，太平军和捻军才是心腹之害，提议应该首先剿除太平军。然后对付俄国、英国。同时，他们还奏准设立总理衙门，办理洋务和外交通商事宜。总理衙门的设立，表明中国开始承认国际平等原则，发生了由傲慢、鄙视西方而容忍、接受西方的转变。这是晚清对外关系史上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突破。表明文祥等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决心。总理衙门由奕訢主持，但实际上是文祥负责，一切事务都由他拟定并付诸实施。文祥倡导自强，任事最专，成为奕訢的得力帮手。

在总理衙门任内，文祥不仅仅劳心费神于洋务新政，还要努力应付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尤其后者，他费尽心机，一方面疏请“借师助剿”，另一方面忙于选练八旗兵丁，添置枪炮，创立神机营，加强战备。的确，为了扑灭农民起义，维护清王朝统治，文祥真是殚精竭虑、不遗余力。咸丰驾崩后，文祥支持奕訢、慈禧发动辛酉政变，并奏请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事成之后，他升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兵部尚书等高职。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清政府赏他太子太保衔，对他的耿耿忠心表示嘉许。

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清政府逐渐平定了内乱。可是，为时不久，外患又接踵而至：东南沿海频频报警，西南边疆衅端纷至，而西北边境狼烟突起。所有这些使身膺重任的文祥强烈

地认识到国防问题的重要性。其实，文祥早就开始注意到东北和西北的边防危机，曾提出一个移民实边的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1871年，沙俄占据伊犁后，清朝廷内部对有没有必要出师收复，争议相当激烈，一时难以决断。文祥则积极支持左宗棠出兵新疆的建议，并多次竭力陈请争取，乃有左氏督师出征西北之命。文祥对海防问题也极为关切。1861年，他接受广东海关副税务司赫德的建议，委托海关总税务司李泰国向英国订购中号舰三艘，小号舰四艘。不料李泰国在英招聘六百多官兵，成立所谓“中英舰队”，由英国皇家海军上校阿思本任舰队司令，妄想乘机藉此控制中国海军。1863年，这支舰队开到中国，文祥态度坚决地拒绝接收这支舰队，声明如果被迫接受此支舰队，宁可撤往关外。于是，这支舰队被遣散。“阿思本舰队”的挫折使文祥大受埋怨，但他并未完全放弃建设新式海军的愿望。

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他再次呼吁重视海防与海军问题，并上奏朝廷宽筹饷项，停止不急需之费用，以谋划至为紧急的海防。他还请求购买水炮台与铁甲舰作为自强根本。这些被许多人视为“切中目前事机”的高见而得到赞同。于是清政府下令督办南洋、北洋海防事宜，分别由沈葆楨、李鸿章负责，并确立以日本为假想敌的海防经营策略。此外，文祥还与奕訢一起奏请练兵、简器、设厂、筹饷、用人、持久六项富国强兵建议，把洋务运动进一步推向深入。从此，清政府开始筹建海军，继续发展军用工业，甚至积极兴办民用工业以求富自强。

文祥指出，筹划边防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因此必须自强。自强之计乃是大清安危全局的一大关键。但是发奋自强以外，还须力行改革，唤起文武百官的积极性，同心协力

共谋富强之路。大声疾呼：如果内外臣工再不务实学，因循守旧，大谈什么心性之学、八股试帖而不思变计，那么国势就会越来越弱，以至于后患无穷。文祥认为朝廷应该切实“师夷长技”未雨绸缪，学习西方的先进事物，强调改革的首要问题在于如何加强海防，要求政府拨专款、派专人负责海防事务。他期盼国人面对危机，能够上下一心、内外一心、局中局外一心，且历久永远一心，为推动自强大业努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文祥对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也产生浓厚的兴趣。他非常欣赏西方议会制，事事取决于民情而后实行的做法。认为这种制度在讲究等级秩序的中国虽然不能倡行，但还是有许多方面可资朝廷采取，即朝廷应在用人、行事诸领域，考虑民情、顺从民意，以团结民心，一致对外。身为封建大员，文祥能够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先进性，并产生仿效的想法，确实难能可贵，不同凡响。这说明他认识世界的水平高人一筹。从上述文祥的改革设想，不难看出他效忠清室、渴望清王朝强盛的迫切心情。

1876年，文祥病重卧床不起，自知将不久人世。乃书呈遗疏，尽其忠勤一生的最后一次责任。提出大清朝的变局之大，外患之深，是廷臣们自高自傲、顽固守旧甚至指责阻挠国家经营自立之计所致。因此，务须统一大小臣工们的想法，使他们认清形势，知晓时事，以维持大局。认为要防止外敌入侵，保持和局，根本在于自强。自强之要在武备，故应练兵、造船、习器，师法西方长技。否则只能更加落后于列强，处在停滞不前的被动状态。最后，他再次呼吁朝廷上下一心筹划，心系大局，奋发图强，而不要错失时机，一误再误，永远落后挨打。文祥病逝的消息传出后，张之洞失声痛哭，翁同龢不觉惊呼，痛惜国家失

去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甚至两宫太后也震悼良深，温诏赐恤，予谥“文忠”，称其为朝廷股肱心膂大臣；《清史稿》则更赞颂道：文祥忠勤，为中兴枢臣之冠。

确实，生活在内忧外患频仍的晚清，文祥心忧朝廷安危，产生一种强烈的挽救国家社稷的责任感。他努力报效满清政权，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地赞襄策划，倡导洋务，希冀清王朝通过自强新政，能够重振雄风，走向繁荣昌盛。因此，被誉为当时的枢臣之冠。这是对他一生最恰当的评价，他受之无愧。

四、“流传百代千龄后”的外交家 郭嵩焘

“傲慢疏庸不识真，唯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这首诗是清末著名外交家郭嵩焘晚年述抒己怀，咏叹自己坎坷一生的诗句。

自古以来，中国没有派遣驻外使臣的先例。1875年，马嘉理事件发生后，中国被迫派大员赴英国赔礼道歉，这件不光彩的使命当时便落到了福建按察使郭嵩焘身上。随即他又被命为清朝首任驻英公使。赴英道歉，常驻外国，与洋人共处，被时人视为奇耻大辱，谁都趋避唯恐不及。可是，年近花甲、体弱多病的郭嵩焘却慨然应命，并振振有词地说：担任驻外使臣，道远任重，是件光荣的使命而非耻辱的差使。此语一出，激起轩然大波，顿时舆论哗然，讥笑、谩骂铺天盖地而来。更有好事者撰写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

焉能事鬼 何必去父母之邦。”进行刻毒讥讽 肆意侮辱。但郭嵩焘拼却声名 以国事为重 毅然万里远行 其勇气可嘉 识见更是超凡脱俗。

郭嵩焘(1818—1891) 字伯琛 号筠仙 别署玉池山农 晚更号玉池老人，湖南湘阴人。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传统的四书五经教育中度过的，自幼养成芬芳悱恻的性格，喜好以填词作赋与朋友相过从。1840年9月至1842年夏 他充任浙江学政的幕僚时，正值英国舰队侵掠浙江沿海地区，他血气方刚，愤然言战守机宜，参加抗英战争，但是战争却以清朝的惨败告终。这个残酷现实对他的思想产生极大刺激。从此，他开始留意外国的情况。

1853年初，太平军攻陷武昌，清政府诏命曾国藩创办地方团练 镇压太平军。曾具疏力辞 以书生不知兵为由 不肯应命。郭嵩焘三番五次登门造访，说服曾国藩创办湘军。此后，郭嵩焘在曾幕多年，赞襄策划，成为湘军中的主要参谋人物。期间，他四处奔波，解决湘军的兵饷问题；与罗泽南等率湘军赴江西救援，首开湘军出省作战先例；为湘军名将江忠源代拟《请置战舰练水师疏》 提出购洋炮 制战船 治水师的建议 很受清廷的重视。不久，郭嵩焘被授为翰林院编修。在京师，他先后三次受到咸丰帝召见，并奉命入值南书房。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郭嵩焘受命随同僧格林沁前往天津办理海防。临行前 他上疏咸丰帝 提出两个要求 首先 在天津设局 仿造西洋战舰 作数十年守御之计 其次 为了疏通洋情，制御远夷之道，应该选派广东、上海等地通晓外国语言者入京执教，培养外语人才。这是近代最早提出建立外语学校的主张，在固守夷夏之辨的当时，颇具超前性，说明郭嵩焘很